

湖头条

青青河边草

潘新日

立秋之后,草,开始逐渐变老……

原本还是疯长着的,却不经意间,从腹部抽出了草籽,远远看去,依然还是绿油油的,可头顶上却顶出了各式各样的“果实”。

它们在等,在等一场秋霜之后成熟,褪去绿色,变回黄色的真身。

这个时候,牛羊不再拦腰啃掉它们,而是尖着牙,卷着舌头,专拣带着露珠的,新发的嫩叶吃,矜持得像一个小害羞的小姑娘,小口小口地嚼着。

我是个急性子,一看到它们这样啃草,就冲它们大吼,让它们快些吃。可这些家伙,故意的,细嚼慢咽,一上午下来,肚子还瘪瘪的。好在,大人们是了解时令和家畜的德行的,它们吃不饱,也不会埋怨我们。

弯弯曲曲的小河绕着我们的村子流过,它的身后,除了树长得茂盛,还有就是这些野草,各式各样的野草,总是齐刷刷的,绿得发黑,长得又嫩又高。

每天,牛羊一遍遍地啃去它们的嫩头,却看不见它们的损伤。一夜下来,又是绿油油地站在那,仿佛就没有被侵害过,总是最初的样子,老是不停地生长,直到它们没过膝

盖,依然青葱的喜人。

村子里放牛、放羊的小孩是最喜欢把它们牵到或赶到那里的。只要把它们往河边一丢,就不用管了,我们找个有阴凉的地方自顾玩自己的,等牛羊吃饱了,我们便一块回家。牛羊吃饱了,大人们满意,我们的心里也乐滋滋的。

“马无夜草不肥。”更多的时候,大人们会吩咐我们带上镰刀,放牛羊的时候,顺便到河边割一些野草回来,用于牛羊的夜餐。我们都理解大人的苦心,给牛羊加餐,就是为了让它们长得更壮,“牛壮好耕田,羊壮好卖钱。”自然,我们还是很配合的,毕竟,割一捆草,也不费我们多少时间。不过,我们最烦的是大人们的得寸进尺。有时,他们会吩咐我们多干,让我们再为圈里的猪割一捆草。那就不是顺便的事了,就需要专门跑到河边去割,对这样的事,我们是一百个不愿意,可又没法,胳膊硬不过大腿,只好乖乖就范。

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这可不是敕勒川独有的景色,徜徉在清凉的河水里,远远看去,大片大片的青草随着微风荡起绿色的波澜,黑色的水牛和白色的山羊黑白相间,犹如镶嵌在绿毯上

的宝石,为大自然涂抹出一幅和谐、幸福的美丽画卷。一只只白色的水鸟站在牛背上,站在牛头上,悠闲地样子,为这幅图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和诗意……

上了年纪的人是最怀感恩之心的,他们时常感恩于那河边的草地,是它养育了牛羊,养育了乡村,他们总是在我们的耳边叮嘱,不要破坏这里的生态,不要把外边的野草带到这片草地里来,不要随便使用化学除草剂和农药,很多话都说了好多遍。那时,我们总是嫌他们啰唆,嫌他们瞎操心,长大了,我们才真正知道他们的一番苦心。

慢慢地,乡村逐渐的冷落下来,人少了,牛羊比以前少多了,河边的草便荒芜了,长了一米多高,这些旺盛的生命,在寂寞中潜滋暗长,长出了傻傻的荒草滩。它们在等,在等往年那些牛羊成群的日子,等自己被拦腰啃断的清脆……

如今,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,回乡创业的人多起来,乡村不再寂寞,成群的牛羊又开始了河边的觅食,青草之外,有一种梦想之花在悄然开放。

青青河边草,这次,它将养育不一样的世界。

香一瓣

别墅群里的婆婆树

姚峻

一个春日,刚走进一排排连体别墅群,老远就能看见,清晰地露出绿色的衣装,仿佛长有少女的眼眸,踮着脚,悄悄地注视着我的到来,带着微笑,在向我招手的那一棵树,就是我要探寻的一棵温暖可亲的“婆婆树”。

传说这棵树是六百多年前一位状元的母亲为儿栽下的祈福树——朴树。楚昭王建陵寝时,以压龙脉为由,就下令砍掉,被四位婆婆用生命保护住了这棵爱心树,于是得此名流传至今。

穿过几条小巷,来到了这棵树下,树的主干直径约40厘米。我抬头仰望,这棵树大约有五层楼高,枝繁叶茂,葱郁茂盛。相拥的树枝,像在一场大的体育赛事之前,队友们相互鼓气手肩相搭一样。微风徐来时,晃动的枝叶,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了几多欢声笑语。

说到这棵树时,在这里聊天的几位附近居民,再熟悉不过了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,在记忆的长河里,打捞出关于这棵树的一些趣事来。

70岁的杨延厚老人回忆说:“我小的时候,这棵树就有三四人高了,经常围着这棵树玩耍。我曾经隐隐约约地听父亲谈起过这棵树的往事,现在差不多有100岁了。”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集体的时候,这棵树的西侧有一个长方形的稻场,也是三官村刘垵组最大的一个稻场。这个组的老百姓在稻场上压稻子,打麦子,晒农作物,累了就坐在这棵树下歇一歇,唠唠嗑,喝喝茶,甚至嗨上几句民谣。集体开会,商议大、小事时,这棵树下就习惯性地成了群众的集合地点。

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里,如果有人干农活磕磕碰碰皮肤出血了,人们就从这棵树上采摘几片树叶,在手里把树叶来回地搓几下,再敷在伤口上,不几天伤口就会结痂痊愈。

一波又一波的孩子,在这棵树下玩游戏,追逐,嬉闹,这个地方也成了孩子们的乐园,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,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。

年轻人每每在打工或长时间外出之前,总要围绕这棵树转上几圈,抚摸着树干,对树的上下打量一番,久久不愿离去。久而久之,有人说:“树干分叉的上面,树荫中央,像一张笑婆婆的脸,有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……”也有人说:“犹如一尊佛像,弯曲的树枝像是佛的头发,上面的树叶酷似吉云。”

73岁的李副道老人说:“这棵树一直生长在我的老宅子屋山头边,我多次翻新房屋,宁愿自己的房子不变大,也没让这棵树挪过窝儿。”

2014年,出山店水库淹没区近40000人需要搬离家园,三官安置区将征地2000余亩,安置出山店水库移民15000多人。这棵树所在地也同样在征用的范围。

2016年,三官安置区开始场平时,有一位老板要买走这棵树,当地居民和老板发生了争执,说什么也不同意卖掉这棵树,要留住乡愁,留住记忆,留住风景。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后,决定少建了一套安置房,为这棵树留足了一片生长空间,这棵树才幸运地得以留在别墅群里。

挺拔高大的身躯年复一年默默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,静看风云变幻,阅尽人世沧桑,用荫凉和绿意呵护着一代代的子孙。

记 忆深处

遥想军校当年

周传奇

在时光画册里,彩云易散,花开花落,青春的梦想根植于心灵深处熠熠生辉,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军校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便是如此,追梦路上负重前行,把青春理想,把对祖国、对人民的挚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,锻炼出铮铮的铁人风骨,一生受用,值得铭记。

那年,我走进军校,人生便开始了新的征程。正当我为此高兴和对未来充满美好时,一条规定让我始料未及,原来横在我们面前的是炼狱般的3个月入学强化训练,跃不过这个坎就得打道回府,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

你想呀,20世纪90年代初,我们这些农村娃,好不容易考上军校,争取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如果来了再被淘汰,那真是太可惜了,无论如何面子是过不去的,大家这才意识到军校不好上,稍不留神就会被“毙掉”。

起初,说实话,我还是有点盲目自信,认为自己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,什么苦没吃过,什么罪没受过,然而开始满负荷、高强度、超极限的魔鬼式训练时,我的感受就更加直接,更加深刻,至于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的单纯和幼稚。

记得刚入校的三个月,学校操场上齐步、正步、跑步,操枪训练天天练;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鸭子步、百米冲刺天天做;400米障碍、五

(十)公里越野、单双杠器械天天有;步枪、机枪与手枪,实弹射击天天考;整理内务、打扫卫生、警容风纪天天评;语数外、文史哲、管理与电脑,文化课程天天上。如此反复,从未间断,三个月后,不仅增长了知识,开阔了视野,而且个个练成了“飞毛腿”“小老虎”。以致后来的四年里,习以为常的训练成为天天、周周、月月必训必考的内容,从而练就了强健的体魄,增强了信心,锤炼了意志。

野外恶劣环境的训练,也是提高军事素质的重要途径。记得那段日子里,人人全副武装,戴着头盔,身带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达20多公斤。在近20多米长、近5米深的沟渠上攀爬,大家双手紧握晃悠的绳索,双脚夹紧,一手一脚交替前行,绳索随着身体的扭动也随之摇摆,低头看哗哗地流水,怪石嶙峋,令人不寒而栗。攀爬限时定规,中途不能丢装备,即使落帽也不行,否则重来,一路攀爬可谓险象环生,惊险刺激;还有乱石堆里摸爬滚打的战术动作和长时间凝固的射击训练姿势。

后来,对于红色炼狱般的强化训练轻车熟路,习以为常;对于“室内上课与野外训练交替进行,体能锻炼穿插其中”的课程安排也能快速适应,倒是来回换衣伤透脑筋,暗暗叫苦。晴天还好,要是下雨,野

外训练的课程雷打不动,风雨无阻。如果遇到室内文化课时,大家还须脱下湿衣服赶紧换上干净的军装冲进课堂。如此这般,每天换三次衣服是常态,如早操一身装,上课一身装,训练又是一身装,满是汗渍的军装散发着阵阵汗臭。若是遇到不良天气或重大任务,一天甚至换七八次也是常有的,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紧张有序,毫无差错。

这些零零散散的记忆构成了一幅幕军校画面,印证着我们奋进的艰辛,记录着我们成长脚步。在那里,经历过无数的故事,流淌过无尽的汗水,跨越了一道道坎坷,实现了一次次蜕变;在那里,流过热血和泪水,经历过挫折和委屈,注满了知识的动力和练就了强健的体魄……所有的拼搏和付出必将汇聚成一股力量,在我们的血管里奔突,铸就了我们钢铁般的意志,以致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如此踏实,更加坚定。

蓦然回首,感慨万千。当年的我,正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,这恰好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,人已半百,虽然时光没有留住青春年华,但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校生活,那段刻骨铭心的美好时光,留给我的却是难以忘怀的记忆。这些点滴生活都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,值得一生去珍藏、品味和受用。